

红军在仪陇

肖向成

中国工农红军四方面军在一九三二年十月粉碎了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的第四次“围剿”后，从鄂皖边区根据地，长驱直入川陕边境，开辟川陕革命根据地，随后建立了川陕省苏维埃政府。

一九三二年十月初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根据地西征，经鄂西北，向陕西挺进。在十一月进入陕南地区，越过秦岭，在十二月南渡汉水，攻占了今宁强、镇巴、西乡三县的部分地方。而当时四川军阀混战，控制川北的田頌尧、杨森、刘存厚三个军，都因各自利害关系，倒向刘湘，向刘文辉开战。特别是当时占有通江、巴中、南江、仪陇、南部等县的田頌尧，为了和刘文辉争夺川西平原，抽调绝大部分兵力去成都，通、南、巴的田頌尧军仅余一千多人，川北的军阀兵力空虚，给红军造成良好的入川时机。特别是川北人民多年来都是极端穷困，地主、军阀的剥削压榨，弄得民不聊生，“糠菜半年粮”的日子都无法维持，白莲教在川北的起义，其影响还深深留在群众中，这就象一堆干柴只等火种。据此情况，红军于是决定进军川北，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七日红军越过大巴山，进入川东北地区，立即同当地党组织、游击队和人民群众，汇成一股强大的革命洪流，横扫土豪劣绅，荡涤污泥浊水。一举攻下通江县的两河口、泥溪场，便分兵三路，向通江、南江、巴中三县等地进攻，势如破竹，如入无人之境。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解放通江城。

一九三三年一月一日解放南江城。

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三日解放巴中城。

一九三三年二月七日在通江召开了中共川陕省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了中共川陕省委，并决定召开川陕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诞生川陕省苏维埃政府。

一九三三年二月中旬，川陕省工农兵代表大会胜利召开，宣布了《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决定成立巴中特别市，作为川陕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

一九三三年三月初，军阀田頌尧向红军进行了“三路围攻”，这次“围攻”，很快就被红军所摧毁，而且进一步扩大了根据地，扩大了红军。特别是又与川东游击军会师。于是红四方面军在战斗中发展，在战斗中成长，扩大到了五个军：即红四军（军长王宏坤、政委周洪全）；红九军（军长何畏、付军长许世友、政委詹才方）；红三十军（军长余天荣、政委李先念）；红三十一军（军长王树声、政委张广才）；红三十三军（军长王维舟、政委王克明），共有八万多人。又在反“三路围攻”的基础上，开始了仪（陇）南（部）渠（县）营（山）两大战役，向川北纵深发展。

仪陇县是红九军攻打的。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三日（即农历七月初三）解放了仪陇县城。解放后，红军把仪陇划作三个县：仪陇县、长胜县、阆南县。随即成立县、市、区、乡、村各级苏维埃政府，先后宣布了《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抗日救国十大政纲》、《土地法》、以及《公粮条例》、《税务条例》等法规。在全县范围内实行了

54

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的运动，打土豪、分田地、参加红军和抗日宣传等活动如火如荼，全县的革命形势欣欣向荣。

当时，仪陇县苏维埃设今县人民政府内，辖一市、十一区、五十二乡，即仪陇市（市苏维埃政府设今商业局内），区有：城关、兴隆、观紫、观音、迎龙、中坝、日兴、土门、东观、复兴、茶坝（今属巴中）。

长胜县苏维埃政府初设今巴中顶山，仪陇解放后，迁至仪陇县立山场。辖八区，三十二乡，区为：顶山、玉山（已上两个区今属巴中），瓦子、立山、三河、二龙、马安、义路。

阆南县苏维埃政府设阆中水观音，辖十五区，六十七乡；大部分地区在阆中，而新都区、平头区属今仪陇。今仪陇接壤阆中边境的大华、太平、来苏等划属阆南县。

另外，红军在恩阳设置恩阳县，又名仪阆县，而辖地绝大部分在今巴中，但是仪巴边境的零星村户，也曾划属。

仪陇县苏维埃政府主席，一九三三年时是王新一，王住在金步寨梁上，家里有少数土地，而自己也经营一点卖铜、铁、锡的小生意。此人后来在张国焘的“反右倾”运动中受“残酷斗争”后死去。

仪陇市苏维埃主席赵正春，是个硬汉子，在红军撤离后，被反动派在巴中抓到，杀害于仪陇西街街头。 据回忆，不入，改重打时由外甥孙

仪陇县在川陕苏区二十七个县中，地处西南，是西南方的前哨阵地。有 02.7有接时，杨森的二十军插进了仪巴边境；田頌尧的二十九军插进了仪营边境。所以仪陇的红军和川军的战斗特别频繁，局部地方几乎月月动

与川军发生战斗。

一九三三年七月，蒋介石委派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之职。二刘（刘湘与刘文辉）内战在十月十二日结束后，刘湘就在成都就职，召开会议，纠集了一百一十个团，约十五万兵力，在十二月向川陕苏区发动了大规模的“六路围攻”；以邓锡侯的二十八军为第一路，田頌尧的二十六军为第二路，李家钰罗泽州两旅为第三路，杨森的第二十军为第四路，王陵基率领二十一军为第五路，刘存厚的二十三军为第六路，刘湘又任命王陵基为总指挥。

在反六路“围攻”中，仪陇县处于前哨阵地。一九三四年一月上旬，红九军在仪陇城外立即进入战斗，多次打败第三路、第四路的进攻。一月一日，红九军二十七师在五里堆（今南园公社五星大队）击溃李家钰、罗泽州第三路四个团的进攻，并乘胜追至东观场一带，歼敌五百多人。

在长胜县（今立山公社）成立县苏维埃政府后，董明任主席。当反动派发起围攻时，红九军一个独立营，在营长董明统的指挥下，一夜之间主动撤出县城，伏于大石坎附近，与杨森的第四路周旋，坚持二十多天，最后红九军八十团团长陈明保率领，一举歼灭敌三个营，并乘胜追至三河一带，在鹤子洞活捉地主团练匪首付俊卿，又光复了长胜城。

一九三三年八月，在马安场一夜战斗，歼灭了设在马安场的“川北民众五县剿共指挥部”的地主团练十个大队。一九三四年初又胜利地进行了麒麟山阻击战，保证了一九三四年年初的转移。由此，在仪陇县境内发动进攻的敌第三路、第四路的第一次“总攻”，宣告失败破产。

为了“收缩阵地，诱敌聚入”，红四方面军对兵力再次进行合

部署，分东、西两线，反击敌人的第二次“总攻”，并以东线为主。东线由徐向前同志指挥；西线由王树声同志指挥，仪陇、长胜都是西线阵地，均奉令于一月中旬，主动转移，以诱敌深入。仪陇县城的红军第九军二十七师，就是一月十一日夜转移，阵地便转至恩阳、玉山、顶山一线。

一九三四年八月红军在粉碎了敌人的四次“总攻”后，转入战略反攻，东、西两线同时发起乘胜反攻，敌人的“六路围攻”便一败再败，溃不成军。刘湘便向蒋介石叫苦，声称耗资九百万元，官损五千，兵折八万，申请辞去“剿匪”总司令之职。仪陇县城又于九月十六日光复。长胜城于八月底又光复。敌人丧心病狂，在溃败逃走时一把火烧毁了长胜城。从此，仪陇县全境又第二次得到解放。各区、乡、村苏维埃政府再度光荣复兴。

在仪陇县的苏维埃政权时期，其县、区、乡、村的政权建设是：县工农兵代表大会（即苏维埃）诞生执行委员会二十七人，常委十一人，主席一人，分设保卫局、财政、法庭、总务处、内务、土地、劳工、粮食、文化各部门。区工农兵代表大会诞生执行委员九人，常委七人，分设文化、交通、财政、粮食、土地、劳工、内务、政务各部门。乡工农兵代表大会每十户产生一名代表，产生乡执委七人，常委三人，只有主席、土地、劳工三人才脱产。分设文化、粮食、土地、劳工、内务、经济各部门。村民大会产生常委三人，分设主席、土地、劳工各一人。

为了保卫红色政权，各乡各村均成立了儿童团、少先队、赤卫队

37
(赤卫队)若需要深入敌后进行工作，又选十八至四十岁青年参加游击队，到敌人后方进行组织发动工作，开展游击战争。赤卫队(游击队)是工农自己的地方武装，负责地方治安、肃反等工作，并作为红军的补充兵源。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张恩德同志就是这样参加红军的。

《县苏维埃工作人员工资暂行条例》规定：县苏常委十一人均脱离生产，每人每月工资六元。各部如需工作人员，除分工委员外，脱离生产者不得超过十人，每人每月工资不得超过五元。区常委七人均脱离生产，分管各部，每月工资五元。必要时还可以增加工作人员，但不得超过四人，工资不得超过五元。乡苏维埃脱离生产的只有主席、劳工、土地三人，每人每月工资四元。必要时增加工作人员不得超过二人，每人每月工资不得超过四元。乡苏维埃三人物不脱离生产。

在仪陇全境，都进行了肃反和土地改革，贫雇工都分到田地五挑。地主、富农也分五挑弱田地。同时镇压了土豪劣绅和反动派。仪陇的肃反和土改成绩是显著的，有力地保卫和发展了仪陇的大好革命形势。但是，由于王明的“左”倾路线(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四方面军中，对部分干部仍存在着影响，后来就发展成张国焘路线(由“左”倾到逃跑)，土改只给地主、富农分弱田地，尤其是对肃反存疑扩大化，还有报复打击，由于张国焘的独断专横，当时在四方面军中工作的廖承志、王维舟、罗世文等同志，都曾遭到迫害，几乎被杀。还有如仪陇县苏维埃主席王新一，朱总司令的太爷、大风乡苏维埃主席朱云卿等也被张国焘的“无情斗争”而致死。在这种错误路线的影响下，报复打击的事情发生得也不少，所以有些无辜的劳动人民被陷害的事情也就出现了。

在仪陇革命斗争最艰苦时期，红军和地方赤卫队都表现了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坚定革命斗志。当时，仪陇全境有十八个赤卫队，参加人数达三万多。配合红军进行过较大的战斗三十九次。还有五千多人参加了游击队，深入敌区做了大量的有益于根据地的革命工作。在仪陇全境参加战斗的红军达一万七千多人，涌现了十七名战斗英雄。歼灭敌人四千多人，缴获了各种枪支七千二百多支，各种弹药十三万二千多发。先后获得“马安大捷”、“五里堆大捷”、“大石坎大捷”等重大胜利。同时，在这一期间，还进行了较大的“六云梁之战”（二九场附近）、“狮姑顶之战”（马兴场附近）、“大云坡之战”（清泉公社附近）、“凤仪场之战”（凤仪公社所占地）等重要战斗。

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一九三五年二月，中央红军在毛主席的领导下，胜利地从云贵进入四川。一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红四方面军集中主力向嘉陵江以西进攻，以配合中央红军北上。红四方面军曾两次强渡嘉陵江，发动广（广元）昭（昭化）战役，扩大根据地。但是，由于张国焘害怕蒋介石的反革命“围剿”，再加上他个人又有野心，便借口配合中央红军北上，擅自放弃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实行逃跑主义，向川西转移。一九三五年三月，红军因此离开了仪陇。

红军离开仪陇后，军阀、地主、还乡团对仪陇人民进行了残酷的抢劫和烧杀。据一九五三年的调查，反革命复辟时，烧毁了红军家属和苏维埃政府干部的房屋有五十余处，三百余家；烧毁民房二十余处，七十余家；杀害苏维埃政府干部四百八十余人，被杀害的红军家属三百六十九人，全家被杀绝的有四十五户。朱德总司令的家属都被迫改换姓名，离乡背井，

反动派在几个老朱姓人口的时候，便向其朱家的祖坟施展他们的淫威，曾先后三次挖掘了朱家的祖坟九行，有的还被挖掘两次，并进行惨无人道的斩尸、戮尸、暴尸的罪恶活动，朱德总司令的曾祖父母、祖父母、养身父亲的坟墓均被抄毁，而且火焚其养身父亲的尸骨。

反动派的疯狂屠杀镇压，并没有吓倒根据地的仪陇人民，勇士们埋葬同志的尸体，擦去身上的血迹，站起来又战斗。在一九三五年三月以后，在仪陇的广大土地上，继续涌现出许多与地主、军阀作斗争的革命事迹，如《坟的故事》、《十二个红人》、《一枚苏维埃铜币》等事件，都反映了这种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

党中央、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时刻关怀着仪陇人民的革命斗争，在抗日战争时期，党中央曾先后两次派人来仪陇县组织党的地下斗争工作。解放战争时期，延安又派李中福等回到仪陇，并在日兴场发展党的地下支部，在日兴场开展了抗粮运动。观音寺地的阆阳支部和日兴支部都一直坚持到解放，为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迎接仪陇解放，特别是在培养青年，参加革命，到延安参加八路军和解放军等项成绩是显著的。如日兴乡的朱玉书，马安乡的朱荣等许多人，都因此走上了光荣的革命道路。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农历己丑年冬月初四）仪陇县光荣的解放了，人民的子弟兵回来了，红旗继续飘扬在英雄的土地上。

一九七九年初稿

一九八一年冬修订

我国古代学制，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两汉京师有大学，郡国立学官，至宋而私人讲学之风盛行。所谓宋初四大书院，都是未有州县之学，由乡党贤士大夫留意斯文者所建立的。流风所渐，书院更多，而其田土之锡，教养之规，往往过于州县学。书声琅琅、相闻而达乎四境。文化学术之薪火相传，其不绝如缕者，盖以此也。民国以来，欧风东渐，有识者，渐知教育普及，是强国要求，到处设学，为中国人民开门。我县县城设高等小学堂，其它马安、观紫、新寺、土门、立山、观音河等相继成立，学生毕业者逐年增多，升学要求的也颇不乏人。抗战中期，国家兵员，不出于招募而出于拉索，石壕恶剧，愈演愈烈。大批青年学生以县城一所中学，每年只收生五十人，怎能容纳数百人之多。落第诸生，既苦于升学无缘，尤苦于拉兵拉索，一旦失意，愁眉断肠，觉世间无容身地。于是私立南园中学应运而生。

一九四二年下期，侨甲归里的许君晓谔鉴于诸生之苦闷无容。心怀怜悯，因商集县城知名人士，另建新校，定名为私立南园中学。聘选王德俊为校长，暂借广圣宫为校址，招收新生两班，延师授业。许君晓谔自任董事长。后觉只身难支大厦，另聘拥有巨资的军阀土豪李伟如、李觀光二名为付董事长，各捐资金并请当时县政府拨南园山学产百余亩修建校舍。资金由许董事长掌握。四三年春开始建校，逾年落成。全部皆是土木结构。一九四四年二月初，师生工友二百余人迁居新校，许君目睹胜况，至为兴奋，许君因积劳成疾，死焉。师生莫不伤痛。学校规

为房三处，每处住二十人，教习办公室一处，宿舍一处，食堂一处，三处不相连续，成马蹄形。我一九四四年秋由阆中中学回任该校训育主任，对学生管理颇为不便，对当时建校计划常怀隐恨。校常年经费，由临时参议会补助黄谷四百两石，学生尊师米每人每月五十斤，不足之处由董事长负责。以收入保证支出，尚无捉襟见肘之虞。教师方面，教语文的有阆中籍人付杰生，川大毕业的黄俊明和我。教数学的有高等师范毕业的杜月波，上海测量学校毕业的任。韩瑞亭。教理化由校长担任，他是四川大学毕业的。教史地的有蒋社屏是成都师范大学毕业的。教生物何清若，是成都高等师范毕业。教师都是老学究有名气的，只是学生程度不齐，教来有些吃力。可是毕业后担任社会工作，大有人能之己亦能之之慨。

学生在劳动方面，更出人意外。由阆官平到办公室一段长长的路，全是淤泥，一遇天雨便泥泞没膝，举步至为困难。学校集中师生讨论对策，师生齐声应诺：“困难敌不倒英雄，希望学校速将工具办好，以便即日开工”。路基规划九尺宽，路之边沿镶以小型卵石，中间铺石板，石板两侧填碎石。按每班劳动课时轮流进行，不数月而路成。坦途大道朝晨履之，师生意趣盎然。

此南图中学劳动成功之一。南图中学位于高山强溪流域，常有溪涨之虞。师生商议，全谓行路困难，就无取水之难亦能克之。仍就各班劳动时间再加星期天，早晚各一小时，挑池蓄水。挖的挖，担的担，提回提回月时间即成一长方形（长十五丈）的水池。池在食堂后面，前边二十余丈处。说也奇怪，池成，会天大雨，

池。食堂下面原有“天桥圣水”，突增三分之一有奇，水清凉可饮。于是厨房用水，学生用水，每桶取用不竭。此南图中学劳动成功之二。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农民子弟亦少升学要求，南图中学招生也颇不易，算师米因之短缺，学校发动每人种山烟五十窝，以补其他。学生按时治虫施肥，不遗余力，不数十日烟成，大有可观。总收达千五百斤，此南图中学劳动成功之三。惜乎收藏不善，徒知关入校仓，听其发霉，不加翻晒致烟味大减，次年二月入肆善价求售，结果日中至百，竟无一人问津，学生劳动得来之财富，学校不加管理，受其损害。

南图中学学生成绩无过人处，其爱劳动，爱生产，却令人钦佩。一九四九年冬，仪陇解放，南图中学文物财产，片纸只字，全交人民政府。南图中学从此结束。学生有志前进的，并入仪陇中学肄业。

一九八一年八月九日

(仪 院 八 景 之 三)

飞 来 石

翠峰高耸，壁峦起伏的峰峦山，介于大金山和金字山之间，距仪院城十五里，在县城东南之咽喉，为古州驿道之要冲。山上昔日筑有小寨，名叫峰峦寨。寨上有一座背北向南的古庙，名曰峰峦寺。始建于清代康熙年间，嘉庆中期又经重修。寺庙山门内分作弥勒、佛祖、观音三龛殿和西方天井，天井两侧的厢房，均衡对称，过去凡来此游历的人皆到客厅歇脚休息。

寺庙左前方不远处，有一巨石，独踞地面，人们称为“飞来石”。据《仪院县志》第二卷“舆地志·古迹”一节中记载：“飞来石在县城东南十五里峰峦山腰，有石，传自蓬岛飞来，前人镌有‘翠峰阿’三字。嘉庆间知县陆成本又书刻‘飞来石’三大字。”这种有语源的传说虽不足相信，但怪石的奇容异貌确实能吸引游人心向神往，定睛玩赏。

“飞来石”露出地面部分高三至五公尺，周长二十余公尺，顶部有早年修建观日亭的柱眼八孔。石之四壁，东北两方各有石窟四洞，共刻康岩神象十一尊。一九三三年九月，红军驻守峰峦寺，革了这些石菩萨的命，西方有清末民初县署头目每岁踏青郊游，来此题名留言的壁龛，尽书些“何年何月某某游此”之类的空话。南方有一通石碑，碑身已残，高一点二公尺，宽零点八公尺，碑座为一石刻圆雕乌龟，碑上所书“飞来石”三个大字，乃出自清嘉庆时浙江肖山书法家仪院县知事陆成本之手，每径一尺以上，字的结构严谨而劲险，挺拔而俊媚。

“飞来石”碑座下方有一泉，泉水清冽，味道甘美，终年涌流不断，天旱时可供附近三里内五百多人饮用。

“飞来石”后面的峰峦寨，上端平展，四壁陡峭，从前绿树挤满山寨，芳草覆盖峰峦，一到阴雨霏霏的深秋时节，从早至晚，云烟缭绕，雾雨笼罩，整个山寨沉浸在茫茫雾海之中，以后还有“烟雾掩峰峦，秋雨久不断”之说，这种“愁煞人”的秋日烟雨，反而成了峰峦山一个独特的自然景色。清代文人雅士给此景象赠送了个“峰峦烟雨”的雅号，从那以后，峰峦寨的烟雨就身价百倍，盛誉远扬，成为仪陇八景之一了。

峰峦飞石在人群中还曾留下了许多美妙的神奇故事。据说，古时在方州城上，茶花小姐与铁头和尚为争夺金城山，战斗十分激烈，方州人民处于生命垂危之时，忽然从峨眉山飞来了三尊顽石，一尊落在金城寨下的东安寺，石上建了一个观月亭；一尊落在峰峦寨下的峰峦寺，石上建了一个观日亭；一尊落在太岩山的大道旁，变成了三堆石，吓得两军不战自溃，各散五方，从而保存了仪陇人民。这个神话告诉人们，在科学极不发达的古代，人民受尽封建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再加上兵燹的危害，弄得走投无路，命在旦夕的境地，人民往往把生存的希望寄托在“神仙”身上，神话故事由此而产生，这是不足为奇的。

峰峦寨的烟雨，在一九三三年的冬天，还给人民创立了革命功勋。当年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第九军}的一支小部队，驻扎在峰峦寨上，扼守交通要道，抗击白匪李永钰和凤仪场土匪杨连成的残部，红军借助“峰峦烟雨”作天然屏障，利用有利地形和自然条件，掩护红军战士，打垮了敌人的多次“围剿”，保护了主力红军向通南巴中心苏区作战略上的大

多少年来，峰峦

，给骚人

75

提供了填词吟诗的题材。明代弘治年间，仪陇进士胡春瑞，对“峰峦烟雨”写下一首五言诗：“城廓分明近，峰峦缥缈间。寺中沉暮雨，树里锁秋山。涌出泉何在，飞来石一顽。尚惜新妆处，犹未整微鬟。”诗篇把峰峦寨的朝云、暮雨、隐泉、飞石、寺钟、树群都一一作了形象生动的描绘。

气象万千，变幻无穷的“峰峦烟雨”，久不为人们所注意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积极恢复保护历史文物，“峰峦烟雨”又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仪陇东南的塔山之邻。一九八〇年秋，仪陇县革命委员会正式批准将峰峦山的“飞来石”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十日